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喻世明言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

君不見平陽公主馬前奴，一朝富貴嫁為夫？又不見咸陽東門種瓜者，昔日封侯何在也？榮枯貴賤如轉丸，風雲變幻誠多端。達人知命總度外，傀儡場中一例看。這篇古風，是說人窮通有命，或先富後貧，先賤後貴，如雲蹤無定，瞬息改觀，不由人意想測度。且如宋朝呂蒙正秀才，未遇之時，家道艱難。三日不曾飽餐，天津橋上睜得一瓜，在橋柱上磕之，失手落於橋下。那瓜順水流去，不得入口。後來狀元及第，做到宰相地位，起造落瓜亭，以識窮時失意之事。你說做狀元、宰相的人，命運未至，一瓜也無福消受。假如落瓜之時，向人說道：『此人後來榮貴。』被人做一萬個鬼臉，啐乾了一千擔吐沫，也不為過。那個信他？所以說：『前程如黑漆，暗中摸不出。』又如宋朝軍卒楊仁杲，為丞相丁晉公治第，夏天負土運石，汗流不止。怨歎道：「同是一般父母所生，那住房子的，何等安樂！我們替他做工的，何等吃苦！正是：『有福之人人伏侍，無福之人伏侍人。』」這裡楊仁杲口出怨聲，卻被管工官聽得了，一頓皮鞭，打得負痛吞聲。不隔數年，丁丞相得罪，貶做崖州司戶；那楊仁杲從外戚起家，官至太尉，號為皇親。朝廷就將丁丞相府第，賜與楊仁杲居住。丁丞相起夫治第，分明是替楊仁杲做個工頭。正是：

桑田變滄海，滄海變桑田。窮通無定準，變換總由天。

閒話休題。則今說一節故事，叫做「楊八老越國奇逢」。那故事，遠不出漢、唐，近不出二宋，乃出自胡元之世，陝西西安府地方。這西安府乃《禹貢》雍州之域，周曰王畿，秦曰關中，漢曰渭南，唐曰關內，宋曰永興，元曰安西。話說元朝至大年間，一人姓楊，名復，八月中秋節生日，小名八老，乃西安府藍屋縣人氏。妻李氏，生子才七歲，頭角秀異，天資聰敏，取名世道。夫妻兩口兒愛惜，自不必說。一日，楊八老對李氏商議道：「我年近三旬，讀書不就，家事日漸消乏。祖上原在閩、廣為商，我欲湊些資本，買辦貨物，往漳州商販，圖幾分利息，以為贍家之資。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」李氏道：「妾聞治家以勤儉為本，守株待兔，豈是良圖？乘此壯年，正堪跋涉。速整行李，不必遲疑也。」八老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只是子幼妻孀，放心不下。」李氏道：「孩兒幸喜長成，妾自能教訓，但願你早去早回。」當日商量已定，擇個吉日出行，與妻子分別。帶個小廝，叫做隨童，出門搭了船隻，往東南一路進發。昔人有古風一篇，單道為商的苦處：

人生最苦為行商，拋妻棄子離家鄉。餐風宿水多勞役，披星戴月時奔忙。水路風波殊未穩，陸程雞犬驚安寢。平生豪氣頓消磨，歌不發聲酒不飲。少貨利薄多貨累，匹夫懷璧將為罪。偶然小恙臥牀幃，鄉關萬里書誰寄？一年三載不回程，夢魂顛倒妻孀驚。燈花忽報行人至，闔門相慶如更生。男兒遠遊雖得意，不如骨肉長相聚。請看江上信天翁，拙守何曾關生計？

話說楊八老行至漳浦，下在蔡媽媽家，專待收買番禹貨物。原來蔡媽媽無子，只有一女，年二十三歲，曾贅個女婿，相幫過活。那女婿也死了，已經週年之外，女兒守寡在家。蔡媽媽看見楊八老本錢豐厚，且是志誠老實，待人一團和氣，十分歡喜。意欲將寡女招贅，以靠終身。八老初時不肯，被蔡媽媽再三勸道：「楊官人，你千鄉萬里，出外為客，若沒有切己的親戚，那個知疼著熱？如今我女兒年紀又小，正好相配官人，做個『兩頭大』。你歸家去，有娘子在家；在漳州來時，有我女兒。兩邊來往，都不寂寞，做生意也是方便順溜的。老身又不費你大錢大鈔，只是單生一女，要他嫁個好人，日後生男育女，連老身門戶都有依靠。就是你家中娘子知道時，料也不嗔怪。多少做客的，娼樓妓館，使錢撒漫，這還是本分之事。官人須從長計較，休得推阻。」八老見他說得近理，只得允了。擇日成親，入贅於蔡家。夫妻和順，自此無話。不上二月，蔡氏懷孕。期年之後，生下一個孩兒，合家歡喜。三朝滿月，親戚慶賀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楊八老思想故鄉妻孀子幼，初意成親後，一年半載，便要回鄉看覷。因是懷了身孕，放心不下；以後生下孩兒，蔡氏又不放他動身。光陰似箭，不覺住了三年。孩兒也兩週歲了，取名世德。雖然與世道排行，卻冒了蔡氏的姓，叫做蔡世德。楊八老一日對蔡氏說：「暫回關中，看看妻子便來。」蔡氏苦留不住，只得聽從。八老收拾貨物，打點起身。也有放下人頭帳目，與隨童分頭並日催討。

八老為討欠帳，行至州前。只見掛下榜文，上寫道：『近奉上司明文。倭寇生發，沿海搶劫，各州、縣地方，須用心巡警，以防衝犯。一應出入，俱要盤詰。城門晚開早閉……』等語。八老讀罷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我方欲動身，不想有此寇警。倘或倭寇早晚來時，閉了城門，知道何日平靜？不如趁早走路為上。」也不去討帳，逕回身轉來。只見拖欠帳目，急切難取，待再來催討未遲。聞得路上賊寇生發，貨物且不帶去；只收拾些細軟行裝，來日便要起程。蔡氏不忍割捨，抱著三歲的孩兒，對丈夫說道：「我母親只為終身無靠，將奴家嫁你。幸喜有點骨血。你不看奴家面上，須牽掛著小孩子，千萬早去早回，勿使我母子懸望。」言訖，不覺雙眼流淚。楊八老也命好道：「娘子不須掛懷，三載夫妻，恩情不淺，此去也是萬不得已。一年半載，便得相逢也。」當晚蔡媽媽治杯送行。

次日清晨，楊八老起身梳洗，別了岳母和渾家，帶了隨童上路。未及兩日，在路吃了一驚。但見：

舟車擠壓，男女奔忙。人人膽喪，盡愁海寇猖狂；個個心驚，只恨官兵無備禦。扶幼攜老，難禁兩腳奔波；棄子拋妻，單為一身逃命。不辨貧窮富貴，急難中總則一般；那管城市山林，藏身處只求片地。正是：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楊八老看見鄉村百姓，紛紛攘攘，都來城中逃難，傳說倭寇一路放火殺人，官軍不能禁御。聲息至近，唬得八老魂不附體。進退兩難，思量無計，只得隨眾奔走，且到汀州城裡，再作區處。

又走了兩個時辰，約離城三里之地，忽聽得喊聲震地。後面百姓們都號哭起來，卻是倭寇殺來了。眾人先唬得腳軟，奔跑不動。楊八老望見傍邊一座林子，向刺斜裡便走，也有許多人隨他去林叢中躲避。誰知倭寇有智，慣是四散埋伏。林子內先是一個倭子跳將出來，眾人欺他單身，正待一齊奮勇敵他。只見那倭子把海巨羅吹了一聲，吹得嗚嗚的響。四圍許多倭賊，一個個舞著長刀，跳躍而來，正不知那裡來的。有幾個粗莽漢子，平昔間有些手腳的，拚著性命，將手中器械，上前迎敵。猶如火中投雪，風裡揚塵，被倭賊一刀一個，分明砍瓜切菜一般。唬得眾人一齊下跪，口中只叫饒命。

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，也不盡數殺戮。擄得婦女，恣意姦淫；弄得不耐煩了，活活的放了他去。也有有情的倭子，一般私有所贈。只是這婦女雖得了性命，一世被人笑話了。其男子但是老弱，便加殺害；若是強壯的，就把來剃了頭髮，抹上油漆，假充倭子。每遇廝殺，便推他去當頭陣。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，便好領賞。平昔百姓中禿髮癩痢，尚然被他割頭請功；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，那管真假，定然不饒的。這些剃頭的假倭子，自知左右是死，索性靠著倭勢，還有捱過幾日之理，所以一般行兇出力。那些真倭子，只等假倭擄過頭陣，自己都尾其後而出，所以官軍屢墮其計，不能取勝。昔人有詩，單道著倭寇行兵之法，詩云：

倭陣不喧嘩，紛紛正帶斜。螺聲飛蚊蝶，魚貫走長蛇。扇散全無影，刀來一片花。更兼真偽混，駕禍擾中華。

楊八老和一群百姓們，都被倭奴擒了，好似甕中之蟹，釜中之魚，沒處躲閃，只得隨順以圖苟活。隨童已不見了，正不知他生死如何。到此地位，自身管不得，何暇顧他人？莫說八老心中愁悶。且說眾倭奴在鄉村劫掠得許多金寶，心滿意足。聞得元朝大軍將到，搶了許多船隻，驅了所擄人口下船，一齊開洋，歡歡喜喜，逕回日本國去了。

原來倭奴入寇，國王多有不知者，乃是各島窮民，合伙泛海，如中國賊盜之類，彼處只如做買賣一般。其出掠亦各分部統，自稱大王之號。到回去，仍復隱諱了。劫掠得金帛，均分受用；亦有將十分中一二分，獻與本島頭目，互相容隱。如被中國人殺了，只作做買賣折本一般。所擄得壯健男子，留作奴僕使喚。剃了頭，赤了兩腳，與本國一般模樣；給與刀仗，教他跳戰之法。中國人懼怕，不敢不從。過了一年半載，水土習服，學起倭話來，竟與真倭無異了。

光陰似箭，這楊八老在日本國，不覺住了一十九年。每夜私自對天拜禱：「願神明護佑我楊復再轉家鄉，重會妻子。」如此寒

暑無間。有詩為證：

異國飄零十九年，鄉關魂夢已茫然。蘇卿困虜旄俱脫，洪皓留金雪滿顛。彼為中朝甘守節，我成俘虜獲何愆？首丘無計傷心切，夜夜虔誠禱上天。

話說元泰定年間，日本國年歲荒歉，眾倭糾夥，又來入寇，也帶楊八老同行。八老心中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所喜者，乘此機會，到得中國；陝西、福建二處，俱有親屬，皇天護祐，萬一有骨肉重逢之日，再得團圓，也未可知。所憂者，此身全是倭奴形像，便是自家照著鏡子，也吃一驚，他人如何認得？況且刀鎗無情，此去多凶少吉，枉送了性命。只是一說，寧作故鄉之鬼，不願為夷國之人。天天可憐，這番飄洋，只願在陝、閩兩處便好；若在他方，也是枉然。

原來倭寇飄洋，也有個天數，聽憑風勢：若是北風，便犯廣東一路；若是東風，便犯福建一路；若是東北風，便犯溫州一路；若是東南風，便犯淮揚一路。此時二月天氣，眾倭登船離岸，正值東北風大盛，一連數日，吹個不住，逕飄向溫州一路而來。那時元朝承平日久，沿海備禦俱疏，就有幾只船，幾百老弱軍士，都不堪拒戰，望風逃走。眾倭公然登岸，少不得放火殺人。楊八老雖然心中不願，也不免隨行逐隊。這一番，自二月至八月，官軍連敗了數陣，搶了幾個市鎮。轉掠寧紹，又到餘杭，其兇暴不可盡述。各府、州、縣寫了告急表章，申奏朝廷。旨下兵部，差平江路普花元帥領兵征剿。這普花元帥足智多謀，又手下多有精兵良將，奉命剋日興師，大刀闊斧，殺奔浙江路上來。前哨打探：倭寇占住清水閘為穴。普花元帥約會浙中兵馬，水陸並進。那倭寇平素輕視官軍，不以為意。誰知普花元帥手下，有十個統軍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軍中多帶火器，四面埋伏，一等倭賊戰酣之際，埋伏都起，火器一齊發作，殺得他走頭沒路，大敗虧輸。斬首千餘級，活捉二百餘人。其搶船逃命者，又被水路官兵截殺，也多有落水死者。普花元帥得勝，賞了三軍。猶恐餘倭未盡，遣兵四下搜獲。真是：

饒伊兇暴如狼虎，惡貫盈時定受殃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清水閘上有順濟廟，其神姓馮，名俊，錢塘人氏。年十六歲時，夢見玉帝遣天神傳命，割開其腹，換去五臟六腑，醒來猶覺腹痛。從幼失學，未曾知書，自此忽然開悟，無書不曉，下筆成文；又能預知將來禍福之事。忽一日，臥於家中，叫喚不起，良久方醒。自言適在東海龍王處赴宴，被他勸酒過醉。家人不信，及嘔吐出來都是海錯異味，目所未睹，方知真實。到三十六歲，忽對人說：「玉帝命我為江濤之神，三日後，必當赴任。」至期，無疾而終。是日，江中波濤大作，行舟將覆，忽見朱旛阜蓋，白馬紅纓，簇擁一神，現形雲端間，口中叱咤之聲。俄頃，波恬浪息。問之土人，其形貌乃馮俊也。於是就其所居，立廟祠之，賜名順濟廟。紹定年間，累封英烈王之號。其神大有靈應。倭寇占住清水閘時，楊八老私向廟中祈禱，問得個大吉之兆，心中暗喜。與先年一般向被擄去的共十三人約會，大兵到時，出首投降；又怕官軍不分真假，拿去請功，狐疑不決。

到這八月二十八日，倭寇大敗。楊八老與十二個人，俱潛躲在順濟廟中，不敢出頭。正在兩難，急聽得廟外喊聲大舉，乃是老王千戶，名喚王國雄，引著官軍人來搜廟。一十三人盡被活捉，捆縛成一團兒，吊在廊下。眾人口稱冤枉，都說不是真倭，那里睬他。此時天色已晚，老王千戶權就廟中歇宿，打點明早解官請功。事有湊巧，老王千戶帶個貼身伏侍的家人，叫做王興，夜間起來出恭，聞得廊下哀號之聲，其中有一個像關中聲音，好生奇異。悄悄地點個燈去，打一看，看到楊八老面貌，有些疑惑。問道：「你們既說不是真倭，是那裡人氏？如何入了倭賊夥內，又是一般形貌？」楊八老訴道：「眾人都是閩中百姓，只我是安西府整屋縣人。十九年前在漳浦做客，被倭寇擄去，髡頭跣足，受了萬般辛苦。眾人是同時被難的。今番來到此地，便想要自行出首。奈形狀怪異，不遇個相識之人，恐不相信，因此狐疑不決。幸天兵得勝，倭賊敗亡，我等指望重見天日，不期老將軍不行細審，一概捆綁；明日解到軍門，性命不保。」說罷，眾人都哭起來。王興忙搖手道：「不可高聲啼哭，恐驚醒了老將軍，反為不美。則你這安西府漢子，姓甚名誰？」楊八老道：「我姓楊，名復，小名八老。長官也帶些關中語音，莫非同鄉人麼？」王興聽說，吃了一驚：「原來你就是我舊主人！可記得隨童麼？小人就是。」楊八老道：「怎不記得！只是鬚眉非舊，端的對面不相認了。自當初在閩中分散，如何卻在此處？」王興道：「且莫細談。明早老將軍起身發解時，我站在旁邊，你只看著我，喚我名字起來，小人自來與你分解。」說罷，提了燈自去了。眾人都向八老問其緣故，八老略說一二，莫不歡喜。正是：

死中得活困災退，絕處逢生遇救來

原來隨童跟著楊八老之時，纔一十九歲，如今又加十九年，是三十八歲人了，急切如何認得？當先與主人分散，躲在茅廁中，僥倖不曾被倭賊所掠。那時老王千戶還是百戶之職，在彼領兵，偶然遇見，見他伶俐，問其來歷，收在身邊伏侍。就便許他訪問主人消息，誰知杳無音信。後來老王百戶有功，升了千戶，改調浙中地方做官。隨童改名王興，做了身邊一個得力的家人。也是楊八老命不當盡，祿不當終，否極泰來，天教他主僕相逢。

閒話休題。卻說老王千戶次早點齊人眾，解下一十三名倭犯，要解往軍門請功。正待起身，忽見倭犯中一人，看定王興，高聲叫道：「隨童，我是你舊主人，可來救我！」王興假意認了一認，兩下抱頭而哭。因事體年遠，老王千戶也忘其所以了。忙喚王興，問其緣故。王興一一訴說：「此乃小人十九年前失散之主人也。彼時尋覓不見，不意被倭賊擄去。小人看他面貌有些相似，正在疑惑，誰想他到認得小人，喚起小人的舊名。望恩主辨其冤情，釋放我舊主人，小人便死在階前，瞑目無怨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眾倭犯都一齊聲冤起來，各道家鄉姓氏，情節相似。老王千戶道：「既有此冤情，我也不敢自專，解在帥府，教他自行分辨。」王興道：「求恩主將小人一齊解去，好做對證。」老王千戶起初不允，被王興哀求不過，只得允了。

當日，將一十三名倭犯，連王興解到帥府。普花元帥道：「既是倭犯，便行斬首。」那一十三名倭犯，一個個高聲叫冤起來，內中王興也叫冤枉。王國雄便跪下去，將王興所言事情，稟了一遍。普花元帥准信，就教王國雄押著一千倭犯，並王興發到紹興郡丞楊世道處，審明回報。

故元時節，郡丞即如今通判之職，卻只下太守一肩，與太守同理府事，最有權柄。那日，郡丞楊公升廳理事，甚是齊整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吏書站立如泥塑，軍卒分開似木雕。隨你兇人奸似鬼，公庭刑法不相饒。

老王千戶奉帥府之命，親押一十三名倭犯，到楊郡丞廳前。相見已畢，備言來歷。楊公送出廳門，復歸公座。先是王興開口訴冤，那一班倭犯哀聲動地。楊公問了王興口詞，先喚楊八老來審。楊八老將姓名、家鄉備細說了。楊郡丞問道：「既是整屋縣人，你妻族何姓？有子無子？」楊八老道：「妻族東村李氏，止生一子，取名世道。小人到漳浦為商之時，孩兒年方七歲。在漳浦住了三年，就陷身倭國，經今又十九年。自從離家之後，音耗不通，妻子不知死亡。若是孩兒扶養得長大，算來該二十九歲了。老爺不信時，移文到整屋縣中，將三黨親族姓名，一一對驗，小人之冤可白矣。」再問王興，所言皆同。眾人又齊聲叫冤。楊公一一細審，都是閩中百姓，同時被擄的。楊公沉吟半晌，喝道：「權且收監，待行文本處，查明來歷，方好釋放。」

當下散堂，回衙見了母親楊老夫人，口稱怪事不絕。老夫人問道：「孩兒，今日問何公事？口稱怪異，何也？」楊公道：「有王千戶解到倭犯一十三名，說起來，都是我中國百姓，被倭奴擄去的，是個假倭，不是真倭。內中一人，姓楊，名復，乃關中整屋縣人氏。他說二十一年前，別妻李氏，往漳浦經商。三年之後，遭倭寇作亂，擄他到倭國去了。與妻臨別之時，有兒年方七歲，到今算該二十九歲了。母親常說孩兒七歲時，父親往漳州為商，一去不回。他家鄉、姓名正與父親相同，其妻、女姓名，又分毫不異，孩兒今年正二十九歲，世上不信有此相合之事。況且王千戶有個家人王興，一口認定是他舊主。那王興說舊名『隨童』，在漳浦亂軍分散，又與我爺舊僕同名。所以稱怪。」老夫人也不覺稱道：「怪事，怪事！世上相同的事也頗有，不信信件皆合，事有可疑！你明日再行弔審，我在屏後竊聽，是非頃刻可決。」

楊世道領命，次日，重喚取一十三名倭犯，再行細鞫，其言與昨無二。老夫人在屏後大叫道：「楊世道我兒！不須再問，則這個整屋縣人，正是你父親！那王興端的是隨童了。」驚得郡丞楊世道手腳不迭，一跌跌下公座來，抱了楊八老，放聲大哭。請歸後

堂，王興也隨進來。當下母子夫妻三口，抱頭而哭，分明是夢裡相逢一般，則這隨童也哭做一堆。哭了一個不耐煩，方才拜見父親。隨童也來磕頭，認舊時主人、主母。楊八老對兒子道：「我在倭國，夜夜對天禱告，只願再轉家鄉，重會妻子。今日皇天可憐，果遂所願。且喜孩兒榮貴，萬千之喜。只是那一十二人，都是閩中百姓，與我同時被擄的，實出無奈。吾兒速與昭雪，不可偏枯，使他怨望。」楊世道領了父親言語，便把一十二人盡行開放，又各贈回鄉路費三兩。眾人謝恩不盡。一面吩咐書吏寫下文書，申覆帥府；一面安排做慶賀筵席。衙內整備香湯，伏侍八老沐浴過了，通身換了新衣，頂冠束帶。楊世道娶得夫人張氏，出來拜見公公。一門骨肉團圓，歡喜無限。

這一事鬧遍了紹興府前。本府檠太守聽說楊郡丞認了父親，備下羊酒，特往稱賀，定要請楊太公相見。楊復只得出來，見了檠公，敘禮已畢，分賓而坐。檠太守欣羨不已。楊郡丞置酒留款。飲酒中間，檠太守問楊太公：「何由久客閩中，以致此禍？」楊八老答道：「初意一年半載，便欲還鄉。何期下在檠家，他家適有寡女，年二十三歲，正欲招夫幫家過活。老夫人贅彼家，以此淹留三載。」檠公問道：「在彼三年，曾有生育否？」八老答道：「因是檠家懷孕，生下一兒，兩不相捨；不然，也回去久矣。」檠公又問道：「所生令郎可曾取名？」八老不知太守姓名，便隨口應道：「因是本縣小兒取名世道，那檠氏所生就取名檠世德，要見兩姓兄弟之意。算來檠氏所生之子，今年也該二十二歲了，不知他母子存亡下落。」說罷，下淚如雨。檠太守也不盡歡，又飲了數杯，作別回去。與母親檠老夫人說知：「如此如此，他說在漳浦所娶檠家，與母親同姓，年庚不差。莫非此人就是我父親？」檠老夫人道：「你明日備個筵席，請他赴宴。待我屏後窺之，便見端的。」

次日，楊八老具個通家名帖，來答拜檠公，檠公也置酒留款。檠老夫人在屏後偷看。那時八老衣冠濟楚，又不似先前倭賊樣子，一發容易認了。檠老夫人聽不多幾句言語，便大叫道：「我兒檠世德，快請你父親進衙相見！」楊八老出自意外，倒吃了一驚。檠太守慌忙跪下道：「孩兒不識親顏，乞恕不孝之罪。」請到私衙，與檠老夫人相見。抱頭而哭，與楊郡丞衙中無異。

正敘話間，楊郡丞遣隨童到太守衙中，迎接父親。聽說太守也認了父親，隨童大驚，撞入私衙，見了檠老夫人，磕頭相見。檠老夫人問起，方知就是隨童。此時隨童纔敘出失散之後，遇到王百戶始末根由。闔門歡喜無限。檠太守娶妻蔣氏，也來拜見公公。檠公命重整筵席，請楊郡丞到來，備細說明。一守一丞，到此方認做的親兄弟。當日連楊衙小夫人張氏都請過來，做個「合家歡」筵席。這一場歡喜非小，分明是：

苦盡生甘，否極遇泰。豐城之劍再合，合浦之珠復回。高年學究，忽然及第連科；乞食貧兒，驀地發財掘藏。寡婦得夫花發蕊，孤兒遇父草行根。喜勝他鄉遇故知，歡如久旱逢甘雨。兩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楊八老在日本國受了一十九年辛苦，誰知前妻李氏所生孩兒楊世道，後妻檠氏所生孩兒檠世德，長大成人，中同年進士，又同選在紹興一郡為官。今日天遭相逢，在枷鎖中脫出性命，就認了兩位夫人，兩個貴子，真是古今罕有！第三日，闔郡官員盡知奇事，都來賀喜。老王千戶也來稱賀，已知王興是楊家舊僕，不相爭執。王興已娶有老婆，在老王千戶家。老王千戶奉承檠太守、楊郡丞，疾忙差人送王興妻子到于府中完聚。檠太守和楊郡丞一齊備個文書，到普花元帥處，述其認父始末。普花元帥奏表朝廷，一門封贈。檠世德複姓歸宗，仍叫楊世德。八老在任上安享榮華，壽登耆耄而終。此乃是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榮枯得失，盡是八字安排，不可強求。有詩為證：

才離地獄忽登天，二子雙妻富貴全。命裡有時終自有，人生何必苦埋怨？